

视听合一的独立美学

迄今为止，曼弗雷德·艾歇尔的公司 ECM 已经出版了超过 1000 种唱片。唱片之间除了贯穿着相通的音乐风格，在封面艺术创作上也体现出相似的视觉观念。没有一幅画面拘泥于狭隘的字面意义，也没有一幅图片只是充当音乐或音乐家的点缀，它们不会假装去诠释作品，甚至画面本身也不容许诠释。这些画面与音乐相伴，作为独立的艺术作品而存在，取景之地与呈现方式也经常出人意料。

多年来，在被用作 ECM 唱片封面的图片中，有很多水面的元素。比如法国摄影师让-居伊·拉图里耶给挪威人托德·古斯塔夫森的三重奏专辑《人在彼处》(Being There, 2007)拍过封面。这张照片显然是在快速行驶的船上拍的。海水、泡沫和一小束余晖的倒影全都躺在沉厚的灰云之下，水面似在眼前却难以触及。正是这种形而上的水性使 ECM 的唱片封面如此难以抗拒：它在不停变幻，颜色、形状都在变，但并非因外物而变，即使是季节也不能使它改变。它能堆积成为庞然大物，却也能将自身粉碎成无限细小的部分：形成波浪，有凹有凸，长如丝线，弯圆如锥，涨退有时，浮着泡沫的波峰冲过来时次次如新，次次不同；最终，它洗刷过山岩、卵石和沙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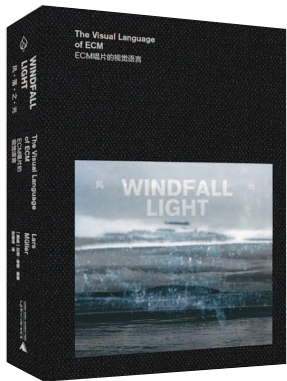
ECM 创办 40 多年以来，一大批摄影师和画家为唱片封面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。不少图片十分形象化，但也有许多画面呈现了抽象结构。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，封面上的图像元素越来越少，这在 ECM 的记谱音乐“新系列”唱片中尤为明显。常常，瞬息间仿佛不完美的一瞥，一个极简动作，几行线，一个姿态，却需要支撑起大部头的作品。这样的作品趋向于表达张力，不求诠释，但求片刻停顿，一个挥之不去的瞬间。

ECM 的唱片反映了曼弗雷德·艾歇尔的个人偏好与兴趣，我们不仅听得到，也看得到。多年来，艾歇尔

一直重用一批核心(但多元化的)设计师、艺术家和摄影师的作品，去呈现 ECM 出版的音乐。不过，也许较少为人知的是，艾歇尔对电影怀有真切而持久的热忱，他甚至执导过一部影片《全新世》。

《德彪西与莫扎特的歌》(Songs of Debussy and Mozart, 2003)封套上那双女性的脚，在戈达尔将其用到《电影史》以前不知道曾在哪里出现过，但画面上纤弱、精致，甚至顽皮暗示的情欲感，确实捕捉到了众多以诗歌为蓝本的歌曲的气质。艾歇尔谈及他之所以选用脚部的图片作唱片封面，是因为他觉得音乐家也如舞者，演出时的站姿和动作常能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某些东西。

一次又一次，我们在 ECM 唱片封面上看到的是充满古典美的照片，其中大多数都是单色的黑白照。在这些图片中，从来不容许旁观者形象插足。水面没有倒映他人的凝视，云彩不管不顾地不停流动。观看这些图片不存在视角上的呼应，图片中的事物并不主动激发观点。每一幅图片都是独立存在的，也许是照相机的瞄准对象，但绝非供人反思之物。几乎从第一日起，ECM 封面艺术给许多人留下深刻而隽久的印象，就是凭其独立、铸像一般的外观。时不时地，我们还会看到 ECM 唱片封面上出现街道或道路。但这些道路似乎并不通往任何地方。没有出发，没有终点，只是身处其中，仅此而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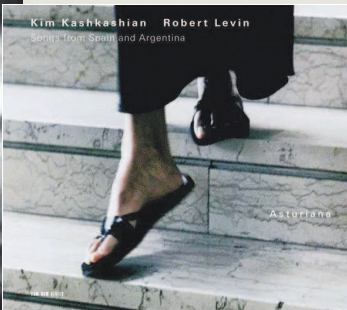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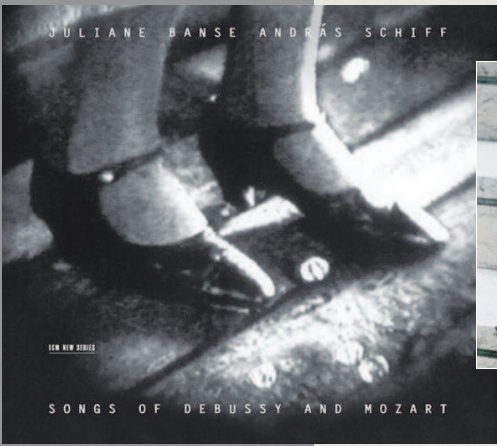
《风·落·之·光：ECM 唱片的视觉语言》
张璐诗译
【挪威】拉斯·缪勒编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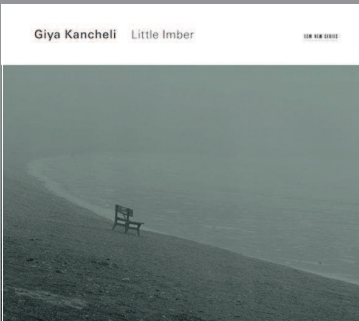
▲ECM 唱片封面上的路并不通往任何地方，没有出发，没有终点，只是身处其中，仅此而已。



▲许多ECM唱片封面呈现了抽象结构，不求诠释，但求片刻停顿。



◀艾歇尔谈及他之所以选用脚部的图片作唱片封面，是因为他觉得音乐家也如舞者。



◀在这些图片中，从来不容许旁观者形象插足，水面没有倒映他人的凝视，云彩不管不顾地不停流动。